



昨天

夏家骏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天/夏家骏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 3

ISBN 7-5008-2764-4

I. 昨… II. 夏… III. 夏家骏—自传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2655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010)62350006(总编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泰山兴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 数:276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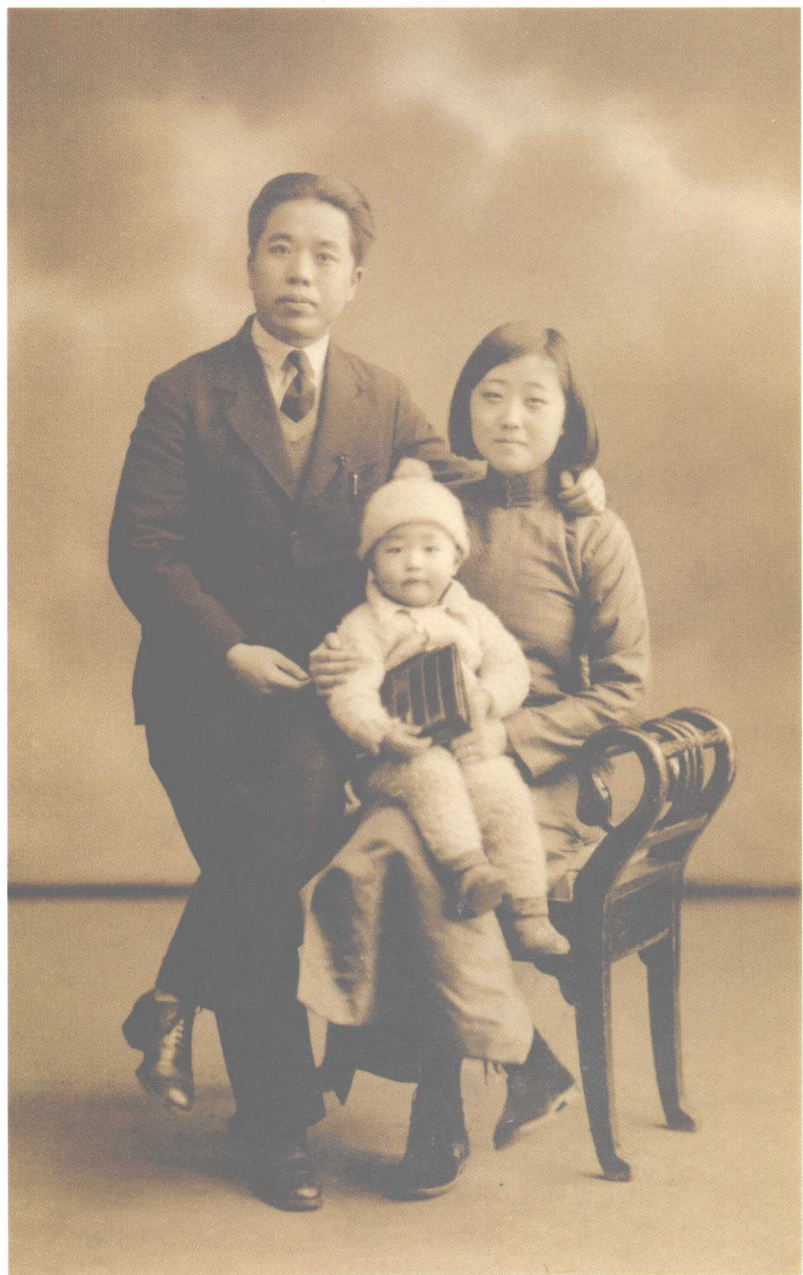
印 张:9.625 张 彩插 1/4 张

印 数:001—5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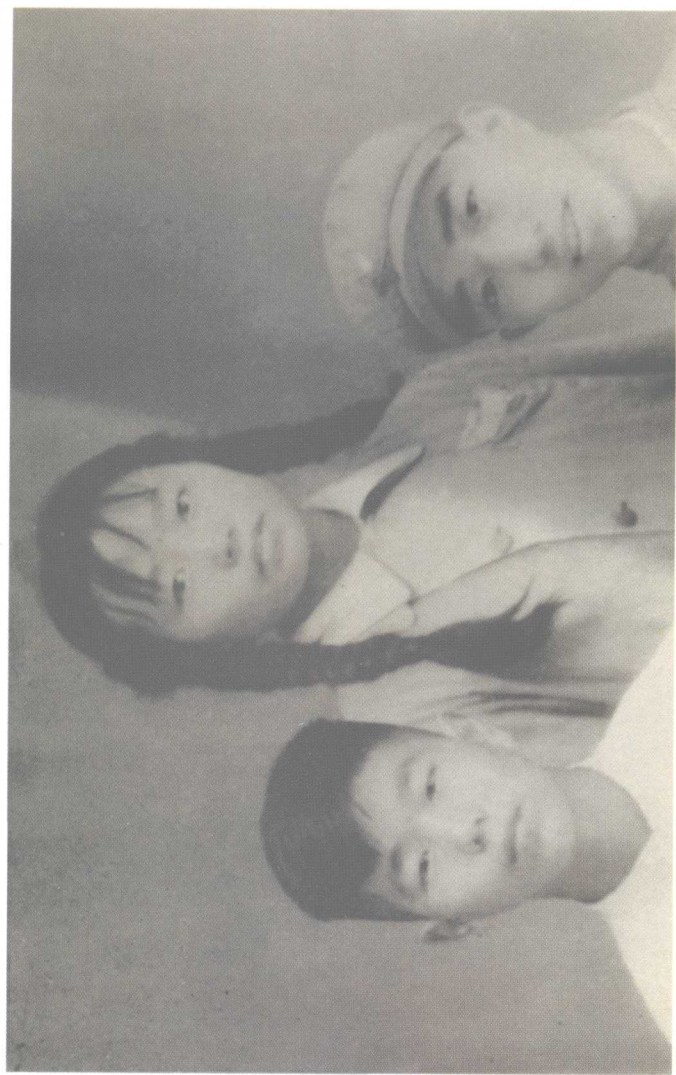
定 价: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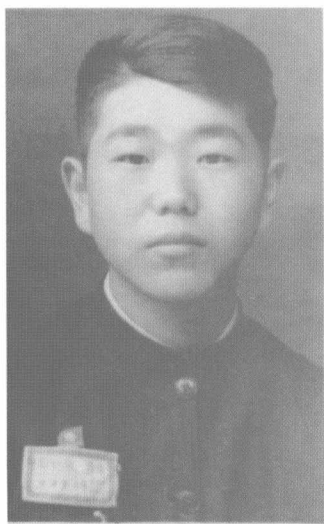
父亲、母亲与我姐姐合影(1932年)



与姐姐韵梅、哥哥家骥合影（1954年）



与三姨夫全家合影
后右二为我（1956年8月下旬）



高中毕业的我（1955年）



昂昂溪四合居饭店



昂昂溪回民饭店



1974年全家在齐市龙沙公园合影 左一为爱民



女儿 晞如（右一）、儿子 笙安（中）与亲戚合影（1975年）



我亲手盖的在齐市一中的住房院门



与妻子王志芬的合影（1996年于庐山）



我的近照

前言

每一个人都有昨天。

鲁迅先生曾说：不要让精神的丝缕牵挂着已逝的时光，但却时时难忘故乡的生活、儿时的风筝。

怀旧不但是闲暇无事的老人的常事，即使年轻人也未尝能忘记自己的昨天。

昨天是前天的延续，也是明天的起点。

没有昨天，就没有今天。

昨天留给每一个人的都是不可再得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昨天的梦、昨天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爱恨情仇，对于今天的现实、今天的荣辱兴衰、生死存亡、进退取舍，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昨天的风雨泥泞、羊肠曲径，也许恰是磨炼人们踏上晴和景明的康庄大道的意志的需要。

今天是昨天的昨天，明天又是后天的昨天。人的生命，除了临终之日，全部由昨天组成。因此，重视昨天，即是重视生命、重视今天、重视个人生命中的未来。

谨将我的这一部《昨天》献给不忘昨天、珍惜今天、重视未来的人们。倘于青少年的成长多少有所帮助，则我将感到无限的满足。

夏家骏

2002年2月20日

目 录

第一章 最初的记忆	(1)
一、桂林的雨夜	(1)
二、姥姥的偏爱	(2)
三、秘密武器	(5)
四、躲岩洞	(7)
五、两江儿童教养院	(9)
六、久别重逢	(11)
七、回龙山	(14)
八、寄爷和太公	(17)
九、小湾咳血	(20)
十、万花筒	(22)
第二章 母亲之死	(26)
一、洗洛寒夜	(26)
二、老家第一个年	(29)
三、故事与读书	(32)
四、石碑洞小学	(35)
五、仁甫大哥	(39)
六、“牛为什么反刍？”	(42)
七、师父	(45)
八、“妈妈，我们给您打伞啦！”	(48)
九、“死也不出嫁！”	(52)
第三章 相依为命	(57)
一、首善镇完小第一课	(57)

二、“文白不通请另作”	(60)
三、来凤初中	(63)
四、“宁可饿死,也不偷不抢!”	(67)
五、“又臭又硬!”	(71)
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76)
七、“算你捡了条命!”	(80)
八、“姐姐,您在哪里?”	(85)
九、“满门‘生’无底,一家‘午’出头”	(88)
十、龙脉和风水	(92)
十一、雪夜奇遇	(97)
第四章 重返校园	(103)
一、“小鬼!”	(103)
二、龙山一中	(107)
三、吃牙膏的人	(111)
四、停餐的风波	(114)
五、“再见吧,永顺!”	(117)
六、“别了,龙山!”	(120)
七、“偏脸伢!”	(124)
八、难得的鸿雁	(128)
九、愉快的星期天	(131)
十、严峻的考验	(134)
第五章 “向科学进军!”	(139)
一、“姨的怀中有娘香”	(139)
二、“北京人”	(143)
三、地下搬运工	(147)
四、冲动与克制	(151)
五、“向科学进军!”	(155)
第六章 远走高飞	(160)
一、悔恨	(160)
二、“阿权”	(162)

三、“有所为而读书”	(164)
四、海洋深处	(168)
五、咫尺之间	(171)
六、“老头王”	(174)
七、火线入团	(177)
八、功亏一篑	(179)
第七章 磨炼	(184)
一、“十一中是楼房”	(184)
二、昂昂溪又一课	(188)
三、暖流	(191)
四、前平春秋	(196)
五、“小溪泛尽却山行”	(199)
六、“缺根肋条!”	(201)
七、“文字穷愁贵,交情患难真!”	(204)
八、责任	(210)
第八章 拼搏	(217)
一、再闯京城	(217)
二、柏林寺中	(220)
三、朦胧的火车站	(224)
四、“要写革命书,先做革命人!”	(230)
五、官司	(235)
六、多事之秋	(241)
七、希望	(246)
八、惜别	(251)
第九章 远航	(256)
一、走自己的路	(256)
二、“计划内、计划外”	(262)
三、“神经病!”	(267)
四、重负	(272)
五、慰藉	(276)

六、牺牲	(281)
七、“请”调	(288)
八、远航	(293)
后 记	(299)

第一章 最初的记忆

一、桂林的雨夜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在父亲“失踪”前半年来到世上，也不记得四岁以前的一切。一场天花病虽然只弄瞎了我的一只眼（左眼白内障），但是，我的另一只眼却对周围的任何事物没能摄下任何的影迹。我糊里糊涂地活到了四岁，浑浑噩噩地跟着大人们从太和堂一号宽大的房屋搬到了福和路城边街甲七号这个两进四合院的大杂院的小房间。堵住院门的是一垣残存的高大的城墙，城墙上满是蓬蒿，把我家的纸窗挡得更加昏黑阴暗。我更不记得：一连几天，太阳压根儿就没有在桂林的上空露过脸；这天的黄昏，灰暗低垂的天空压得这四合院尤其阴沉沉，不一会儿，整个院落竟笼罩在一片浓密的黑暗中。又不知过了多少分钟，漆黑的天空突然一东一西地划过两道闪电。一道像长长的火蛇，落向西边的屋顶；另一道折成了两段，亮得耀眼欲花，将院东高耸的独秀峰上的一草一木也照得格外分明。山上的树枝树叶，像镶着磷边，惨淡地披靡；房顶的小草、小花，犹如玻璃做成，齐齐地歪倒。接着，几声震耳欲聋的炸雷和瓢泼的大雨便淹没了一切。

然而，也就在这闪电的一刹那，就在这打雷的一瞬间，我的几乎没有见过任何东西的惟一的一只眼睛，居然突然看见天井里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两只手高举过头顶，手指弯曲，像是要掐着乌云登上天空；一双大大的乌黑的眼珠闪着灼人的白光，痴痴地仰望着苍天；一口细密嫩白的牙，向着天空，似乎想咬碎那一团漆黑。也就在这隆隆的雷声、瓢泼的雨声和嘶嘶的风声吞没了一切的一瞬间，我的从来就没听见任何声音的一对小耳朵，居然突然听到天井里爆发出的“天呐！天呐！！”的凄厉的喊叫！

啊！从降生到这时，我终于开始有记忆了！

一阵凉风，卷着雨水向我袭来。我打着寒噤，向身旁的姥姥靠了靠，小手也习惯地去抓她的大腿。然而，我什么也没抓着，姥姥早已扑向了天井，扑向了她那只有二十六岁、但却已守寡三年多的女儿王秀清的身旁。

太阳穴上总是贴着膏药的老舅，用他那瘦骨嶙峋的双手捧着一根划亮的火柴凑近了煤油灯的乌黑的灯罩，嘴里念经一般叨咕着什么，嘴唇发着颤，脸上挂着泪珠。

院子里，余妈妈、朱妈妈等人，抬着那个披头散发、被雨浇得湿漉漉的女人挤进房来，她们的后边跟着一个七岁的女孩和一个五岁的男孩，最后进来的则是姥姥，她那银白色的头发上，一串一串地滚下着闪亮的水珠。

“快掐仁中！掐仁中！”姥姥命令老舅。

“韵梅、家骧、家骏！快喊妈妈！喊啊！！”姥姥先是冲着那女孩、男孩，随后又冲着我。那女孩、男孩一起扑向前去哭喊，我却噤着嘴向姥姥身边靠。

“秀清！秀清！！”

“妈妈！妈妈！！”

喊叫声、风雨声好像使我快要透不过气来。

不知过了多久，昏暗的油灯下，我终于听见妈妈长长地“哼”了一声，看见她那隆起的胸脯急促地波动了。她醒了，一对大眼睛呆呆地瞪着天花板，疲惫不堪地沉吟着：“次叔啊，你在哪里……”

矮小的房屋里又是一片歔歔声。

二、姥姥的偏爱

跨过大门槛，爬上高大的城墙，便有无限的乐趣。这里没有妈妈的满面愁容，也没有来客的唉声叹气，有的是翻飞的蝴蝶：白的、黄的、紫的、花的。蓬蒿的顶端，不时地还落下蜻蜓，它们的翅膀，在灿烂的阳光下游出五颜六色的光。草丛下，扁头蝥蛄鼓动着双翅，发出醉

人的声响。

哥哥脱下了惟一的上衣，露出搓衣板一样的肋骨，喘着粗气，一次又一次地扑着蝴蝶。偶尔发出一声尖叫：“逮着了！”我于是迅速地朝哥哥跑过去，用两个指头轻轻地捏住它，让它那细细的脚爪挠着我另一只手的手心，领略着一次又一次的陶醉。

大门口的墙壁上，有时还停着小巧玲珑的苍翠的“蠼螋羊”^①。它那高高竖立在背上的双翅紧贴在一起，它那苍翠的大肚子透明得有如绿色的玻璃，它那精致的脚爪则似乎有粘性，只要粘在哪里就能抓得牢不可分。没有用谁教，只要一看见它们，我和哥哥便不约而同地齐声高唱：

“蠼螋羊，跳边墙，
拿把刀，杀你娘。
你娘不在家，
杀你老妈妈。
老妈妈不在屋，
躲在门后哭……”

但是，只要三姨、三姨父一家来到的日子，就无论哥哥如何哄我捉蝴蝶、逮蠼螋羊，无论三姨家的小三、小不点、小四哥哥如何劝我出去玩儿，我都不肯离开姥姥一步。我未必知道姥姥一定领我上街，但只要姥姥提起菜篮一出门，我就把小手往姥姥的另一只手中一伸，姥姥也就领着我上了街。姥姥上了街，还没买任何东西，总是先摸出五分钱，给我换来一块红糖砖，有时还格外塞给我几粒薄荷糖。回到家，姥姥给三姨父端上一碗红烧肉、倒上一杯三花酒的时候，也就是我发作的时候。我两手紧抓房门，一只锐利的小眼睛死死地瞟着肉碗，不停地撞响着门框，一直撞到三姨父酒足饭饱。每逢此时，姥姥虽然惭愧地看着我，但又总是密切地注视着我的气得浑身发抖、面色苍白的妈妈，以及总是和蔼可亲但又从不发一言的三姨，严防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对我进行任何干预。

^① 一种小蠹虫。